

夏征农文集

3

XIAZHENG NONG WENJI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夏征农



夏征农文集



3

XIAZHENG NONG WENJI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卷头语

夏征农同志,是我们党内一位跨世纪的革命老人,明年是他百岁寿辰。从1926年大革命时候起,他在七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经受住了大革命失败、敌人监狱、白色恐怖、革命战争以及党内斗争等各种严峻的考验,无私无畏,奋斗不息,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夏征农同志在任何情况下,不管是处于顺境还是处于逆境,总是根据党章对党员的要求要求自己:既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也不掩盖自己的缺点错误;既反对附和盲从,又反对自由主义;提倡民主,反对“一言堂”;一心为公,从不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他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

我们编辑出版这部《夏征农文集》,一是为了祝贺作者的百岁寿辰,使之成为对作者的永久纪念;二是为了向读者提供一份关于作者的革命生涯、理论修养、思想品德、学风文风的完整资料,以便学习研究。

这部文集共分五卷。第一卷,理论与实践;第二卷,文艺与大众;第三卷,小说、游记、戏剧;第四卷,诗歌、词曲;第五卷,杂文。这五卷的文体和内容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不但理论文章是这样,文艺作品也是这样。作者的每篇小说、每首诗词,都是现实的反映,针对现实,歌颂什么、反对什么,爱憎分明,具体体现了作者的马列主义文艺观,这是值得读者学习的。

以上,是我们出版这部文集的简略介绍和对文集的基本评价。

我们谨以高度负责精神向读者推荐这部文集。

本书由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资助出版,谨致谢忱。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年12月



《春光》月刊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负责人创办的一个文艺刊物，作者是编辑之一。



1963年华东地区话剧现代戏会演期间，作者在观摩人员座谈会上作总结性发言。当时作者是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部长。



参观新四军重建军部纪念馆留念（左二为作者，右二是方尼）。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四十周年暨上海解放45周年新四军老战士书画摄影展开幕式，作者（中立者）致祝词。

目录

卷头语

第一辑 小说

禾场上	3
有两个儿子的母亲	28
结算	36
下雪的早晨	44
从狱中归去	54
特别快车	73
萧姑庄	83
十一个长伕	96
春天的故事	116
新年是不准哭的	149
“闹户口”	160
一篇嫁女人的账	167
哑巴别传	190

残废的弟兄们	198
赶墟	210
捡禾梢子	219
两面人	227
阿九同他的牛	237
孩子的想头	242
一个诚实的兵	252
凤凰岭下	266
被苦难煎熬过的人	283
夜的呼啸	293
余三教授	308
在激流中	330
无谓的惊扰	346
都市风光	353
查关	359

第二辑 游记

一篇别有风味的游记

——从上海到苏州	369
----------------	-----

山水、人物、思想

——梧州之行	376
--------------	-----

第三辑 剧本

甲申记	413
-----------	-----

第一辑
小 说

禾场上

—

淡薄的鱼肚白色，刚从壁缝中透了进来，泰生早受着什么冲动似的惊醒了。他擦一擦眼，骨碌地从床上跳起。

“要变天吗？”他打开门，不觉一怔。沉沉的雾气，笼罩着整个的天空，从那里，正漏出丝丝的飘忽着的雨花。

于是，他用一种农民所惯用的看法望一望四周。云，隐在雾的后面，飞腾着，追逐着，一阵又一阵。他的视线，自然地转到了东方。在东方，他发现了一条淡淡的白光的漏罅，好似人张开口微笑。这笑口，经验告诉他，便是欲晴的征兆。他望着，凝视着，他的心渐渐平静起来。他舒了一口气，转身进屋。

女人懒洋洋地站在堂前伸懒腰。

他瞪了她一眼，命令着：

“快点煮稀饭去吧！”

她似乎并没听到，只问，其实近于自己问自己：

“不会下雨罢？”

他没理；拿起围巾向腰上一围，只顾自己收拾着镰刀、扁担……最后，他打着火石燃着了火，一面抽潮烟，一面转向他的女人，说：

“稀饭挑到田上去吃！下午割禾客就要进场了，早上不把禾场弄好是不行的。听见么？带一捆禾秆去！”

他走出门，雾在脚下搅。九月的风，带着雨丝飘拂到脸上，有点凉意。他不时抬头张望那笑口，他的心也就随着那笑口的模糊与展开而沉重，而和缓。毕竟，那笑口从他的探望中慢慢展开来，慢慢拨开了那重重的雾。于是，他在想，晴是一定的；脚更急促地向前进。

脚两旁的田，静悄悄地躺着，似乎很满足。禾，齐根倒在田里，从雾中闪出一片金黄色。他看着，心内倒舒快。晚稻，已经有好几年没有收成了；几年的水灾，旱灾，前年又伤了虫……倘再没有收成，那末，这些靠着晚稻活命的村庄里，谁也站不住脚了。漂泊，饥饿，死亡，这要变成一个怎么样的世界啊。他打了一个冷战，于是自己恨起自己来。为什么偏生在这样低洼的地方呢？一到春天，别处正忙于耕耘，这里却多半沉沦于水底。所有的田，只适宜于种晚稻。而那些晚田，就连村庄面前的，也尽属于别人。穷，穷，四周

的村庄里没有一家不穷啊。三年两不收，又怎能不穷哩！晚田，不比早田可以零租，是被那些田主整车整车分配好了的。好的坏的混在一块，要租便是一车。牛，车槽，禾种，自己没有力量筹办，也都是地主的。于是，就算有收成，一车田约三四十亩，能收五六十石谷，也眼见着一五一十算进田主的仓里去了。何况，何况几年来……他愤慨地哼了一声气。“连一身黑骨头也贴到晚田上去了，再就只有不种，谁还有力量种呢？”

他下意识地又向着田里看。今年，确算十足的收成。雾更其稀薄了，沉重的黄金色的炫耀，使人从失望中转过来。天无绝人之路，他这样觉得，又下意识地望一望那已从笑口里吐出了疏散的淡淡的红光的天。

他一口气跑到了自己的田上。是一车有四十余亩的“独车田”：很宽，从这一方面说是好的；但他耕作了一年，没有得过一年好收成。每年想不租，但因为是好田，竟又被一丝丝的渺茫的希望牵住了。

“倘不逢着一年好收成，就是死也不甘心的。”他曾这样宣誓过。

他放下了镰刀和扁担。他随着田塍走去，一边走，一边察看。他发现——其实是很早就发现，而现在又重新映入了他的眼帘——自己田内的稻子，委实比不上别人的匀称。有十几亩田，简

直只有对折的收成，那茅草一般无力地在晨风中摇摆着的情形，和那整根倒在田内闪着黄金色的稻子对照起来，更刺痛着他的心。这分明是受旱了。这是谁的错误呢？田是那樣的宽，在那须得整日整夜车水的时候，一条牛的力量怎么也应付不来。自己早就对田主说过，要他买一条牛帮车，他只是不理。如今，收成赶不上别人了，他不禁又愤慨起来。

“他妈的！他还要骂我懒，骂我种坏了他的田！可恶！”

实际上，明知收成再好些，他所能多得到的利益，也非常有限，然而，即使有限，他总感到这于他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他愤愤地回到了原地，下意识地打着火吸起潮烟来。他的眼直视着前面，但似乎并不是在注意什么，他沉入一种模糊的睡眠状态里了。过后，慢慢地醒过来，他又着力看了脚下的稻田一下，自慰的心情，转而又浮上他的心。“总比往年没有收成好多了。”他赶忙拿起镰刀跪下田去。

他割了一陇，又站起来走转去开始割另一陇，他只是机械般割着，他停止了思索，甚至站起来的时候，有时望一望天，有时连望也懒得望了。五六分田的稻子，要费多少时间割完，这在他是完全无须计较的事，只是割完便得了。

他的工作终于完成了。这时，他抬起头来，他才注意到太阳已完全驱散了云雾露出了它的全面目。他感到了饥饿。他望一望回

家的路上，可是望不到他的女人的影子。他焦急起来，就骂道：

“妈的！真不知捣什么鬼了，还没有来。”

他坐在田塍上，一面抽烟，一面计划着自己今天还要做的事，他想用这方法减轻他的焦急，而其实，焦急愈是加强起来。他不停地朝路上望，似乎只须多等一刻，整个的收获便要受着极大的影响。自己是完全没有责任了，这只怪女人，只怪女人。他激怒地把烟管向旁边一丢，跳起来，索性直着眼连动也不动地望回去。他好像要用他的目光把她摄出来，然后抓着她的发髻搯她一顿。

女人毕竟在他的眼前出现了。她被包在一担禾秆的中间，人看不到她是在怎样的走。那简直是等于禾秆在爬动，看起来是多么的慢啊。

“妈的！不会走快一点。”显然，他已不似以前那样激怒了。

慢慢地，她总算走到了，她除肩上挑了一担禾秆外，手上还提了一桶稀饭，桶盖上放着半碗盐菜。天呀！叫她怎样能够走得快呢！她放下了担子，把饭桶提到他的面前。气呼呼地汗珠在面上滚。她深深地哼了一声，跌坐在路上，提起衣角向面上揩。他望着她，激怒完全消失了，代替的只是一种说不出的同情。他仅这样低声地无目的地说了一声：

“为什么不早点来呢？”

“我又没有三只手。”她的回答，并不含有丝毫的恶意。她正在